

世家·鹿顶山

马里掠影

| 应春柳 文 |

旱季里的尼日尔河

尼日尔河是非洲马里共和国的母亲河,它流经首都巴马科的市中心。

作为援非医疗队的一员,星期天,我们去每天上下班途中经过横跨尼日尔河北岸的巴马科三桥下游玩。三桥是马里的一个标志性建筑物,桥身长约1616米,是中国政府对非洲援助重点项目之一,也称之为中马友谊之桥。三桥下面的一条石板路,横铺在河底像一条马路,如果到了雨季,河水漫过就没法通行。现在正值旱季,持续的干旱使得原本雨季里混浊湍流的河水成为了清澈溪流,河床也日渐突显。

我们踩着脚下的礁石,不敢极目远眺,只因河底的礁石像一个个

睁着大眼睛的窟窿,会一不小心欢迎你进去。只有小心翼翼地停下脚步时,才敢眯起眼睛,抬起头逆着阳光看向远方。河床上的礁石在阳光的照耀下乌黑发亮,犹如柏油做成的假山,凹凸不平;奇形怪状的河床上,荇草一簇一簇。狭小的河底悠悠地划过一条孤寂的小舟,有个黑人趴在船沿捞河里的鱼。偶尔也可见躺在礁石上的鱼干,那是曾经鲜活乱跳的小生命,因为河水极速撤退,贪玩的它还没有回过神来,就被晾在了河床上,奄奄一息的它再也回不到河水里了,干燥的气候成就了鱼儿木乃伊。

脚下的河水在流淌,或急或慢,遇到河床最深处,河水缓缓流

过后就猛地顺势而下,溅起浪花,激流勇进后的水很快地、从容地回归安宁,不紧不慢地流向远方。几棵稀稀疏疏不知名的灌木,在礁石边倔强地生长,河水冲过时,枝头上零星的红色小花被激荡了起来。

几个马里女人在河里洗衣,她们将自己的身体折起,一个美丽的直角曲线下一双修长的双臂忙个不停。

大家一呼一咋地叫着,这里好看,那里不错。在三桥下,河底的旱桥上,我们像是出笼的鸟儿领略西非母亲河,它也敞开心扉,欢迎来自远方的客人。

这是巴马科的一道风景,也是旱季里最美的风景了。

芒果村

芒果是马里的主打水果,旱季快结束时的芒果比任何时候都好吃,果肉汁多、润滑、细腻,味道香甜、绵柔、醇厚,不过这时候芒果的旺季也即将过去。

星期六早上,我们到离开城里一百多公里的芒果村去。

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,我们才到芒果村。所谓的芒果村,其实就是一个芒果园兼有推销零售批发的场所而已。路基上一摊摊、一摞摞饱满而圆润的芒果色泽艳丽,红得耀眼、黄得金灿、绿得滴翠。

车子进了芒果林,我们还没下车,一大群小孩蜂拥着围了上来,手里拿着一只大大的蓝色塑料袋(一百西非法郎一只,折合人民币一元多一点,用来装芒果)。队友一下车就将准备好的糖果分发给他们,顿时队友淹没在一大

群伸长了手臂的孩子中,还没有得到礼物的小孩,踮起脚尖极力伸长手,不停地缠着要礼物。队友双肩一耸,两手一摊做了个“没了”的动作,他们才罢休。

这里的芒果论堆卖,一袋又大又新鲜的芒果,只需要人民币十几元,以至于我们都不忍心砍价。摊贩们只顾做生意,把孩子扔在一边,在芒果树下有席地而坐的小孩,有躺在地上酣睡的婴儿。这时候树上的芒果其实已经不多,果农们摘下来的芒果一箩筐一箩筐地搁在地上,四周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芒果香味。有时候一不小心就要踩上一个软烂如泥的芒果,自然掉落的芒果是不能吃的。

我把带来的一些零钱和清凉油分发给这些闯进镜头里当模特的人,他们得到小礼物后的那种快乐,已经远远超过了我给予的价

值。也许我们的到来给他们带来无限的商机,哺乳中的妇女,争着要闯入镜头的孩子,以及卖芒果的商贩们都很热情。

我们在的时候,马里政局不稳,给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,听说有些单位近两个月来没发工资,在马里北方还有人饿死。孩子们的眼睛里流露出乞求的眼神,令人感到莫名揪心,当他们伸手要钱的时候,我把袋子掏了个底,掏出最后几枚硬币放到了那双双稚嫩的小手掌中。

我们刚刚买了芒果,孩子们就争先恐后地抢着过来帮忙,希望能把芒果拎上车,顺便可以赚点小费。我们离开的时候,车窗外的孩子向我们挥手告别,绿树成荫的芒果村有过片刻的喧哗,又恢复了宁静,但愿有更多的商机给这个飘满果香的村子带来希望。

众生·人民路

荷韵留香

| 彭健文 |

窗外已然有了初夏的热情,然而爷爷却没有等到湖中又一年的荷香,安静地离开了人间。我身处异乡,一幕幕往事浮现于脑海之中。于我而言,爷爷不仅是家中的长辈,更是我幼时的偶像和不断前行的精神信仰。

还记得村里人都管爷爷叫“彭校长”,方圆几十里提到彭校长,上了年纪的老人都会笑着说:“彭校长真的了不起,是个大好人啊!”

在爷爷的故事里,学生是永远的主角。学生刘建芹因病不能上课,爷爷带头组织师生为她募捐筹集医药费;学生赵梅因父母生病辍学在家务农,爷爷就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帮助她家完成夏收夏种,让学生返校。1991年夏天闹洪灾,年幼的我依稀记得,爷爷顾不上家宅被冲垮,带着全体

教职工投入了抗洪抢险和学校修建的工作中。一个多月后,爷爷直到洪水撤退、学校复建的庆祝大会之后,才与我们见了面。期间大伯烧伤住院,他也就抽空见了一面就回学校继续工作。现在家中堂屋的左侧,还立着一张当时救灾荣获“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”并且荣膺省三等功的相片。

老家堂屋的左右两侧墙上,现在还挂着两个大玻璃牌匾,一个是“全乡学校统考连续十四年第一”,另一个是“连续全乡九年第一”。爷爷和我讲述过他带过的那批“传奇毕业班”。“那一届的孩子,虽然不是最聪明,却总是很听话。”说到这里,爷爷总会慢慢地放下筷子,语重心长地说,“其实教育这件事情,尤其是小学教育,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兴趣、培养习惯,一个组、一

个班、一个学校,学风起来了,成绩自然就会起来。”那届小学毕业乡统考,全班36个人,27个满分,总平均分99.6的成绩,俨然成了农村教育界的传奇。

如果让幼时的我给爷爷画一张画像,那么画像的背景,一定是空荡的屋中垂着一只摇晃的吊灯,吊灯下面爷爷微微仰着身子,左手点着烟,右手在批改收上来的作业,时不时地咳嗽两声,偶尔抬起头望着一缕缕青烟若有所思。

在奶奶去世之后,爷爷最终下了决心把三十多年的烟瘾戒了。

如今,那个严厉又和蔼的彭校长,那个温暖又倔强的长辈,永远地离开了我。他放下了劳苦一生的躯壳,宛如留香的荷韵,又如山间拂过的一缕清风,淡淡地沁入每个熟悉他的人的心间。

语丝·五里湖

漫说文人相重

| 孙琴安 文 |

曹丕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说:“文人相轻,自古而然。”鲁迅写过《再论“文人相轻”》等杂文,世人总以为文人之间是互相轻视、彼此看不起的。当然,历史上有些文人自我感觉特好,傲气十足,不把别人放在眼里。但据我所知,并不全然。有些文人非但没有互相瞧不起的陋习,而且还互相尊重,在各种场合表达出自己的敬重之情。

李白、杜甫都是唐代著名的大诗人,李杜千古齐名,又出于同一时代,但杜甫却处处表现出对李白的钦佩与敬重,除了写有《梦李白》等十余首与李白交往的诗以外,在《春日怀李白》一诗中,更以一种赞美的语气写道:“白也诗无敌,飘然思不群。清新庾开府,俊逸鲍参军。渭北春天树,江东日暮云。何时一樽酒,重与细论文。”在杜甫的眼里,李白的诗在当时是天下无敌的,言外之意,即当代第一,我杜甫也无法与之匹敌。并以历史上的著名诗人庾信和鲍照来比喻李白诗歌的“清新”与“俊逸”。钦佩之情,溢于言表。

又如李商隐与杜牧都是晚唐的著名诗人,有着“小李杜”的美誉与并称。两人生于同一时代。李商隐的诗歌才华与成就,绝不会在杜牧之下,特别是他那些充满离愁别绪和缠绵情调的《无题》诗,更是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灵。但他在赠送杜牧的《杜司勋》一诗中,却以谦虚的语气写道:“刻意伤春复伤别,人间惟有杜司勋。”对杜牧“伤春”“伤别”的诗,给予了极为崇高的评价。

最为突出的例子,是白居易对刘禹锡的敬重。白居易与刘禹锡不仅是中唐的名诗人,而且两人同岁。在白居易失去好友元稹、刘禹锡失去好友柳宗元之后,两人遂为诗友,经常唱和,当时并称“刘白”。白居易在《刘白唱和集解》中曾写道:“彭城刘梦得,诗豪者也。其锋森然,少敢当者。予不量力,往往犯之。”白居易在初见刘禹锡时,便恭敬地赞刘禹锡为“诗称国手”,此处又称他为“诗豪”。却说自己不自量力,往往以诗来冒犯他。这固然是白居易的谦虚,但也说明了他对刘禹锡的尊重。特别对刘禹锡的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”“雪里高山头白早,海中仙果子生迟”诸句,白居易尤为激赏,以为“在在处处当有神物护持”。刘禹锡写了《石头城》一绝,当白居易读到“潮打空城寂寞回”一句时,不禁赞叹道:“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矣!”

同样的例子在今人中也有。如巴金、冰心同为当代文坛的泰斗人物。巴金说:“冰心大姐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……她以她的一生呕心沥血,为中国的文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她是中国知识界的良知。我敬重她的人品文品并以她为榜样。”

由此可见,文人相轻者固然有之,但文人相重的现象也大量存在。文人相重不仅是一种互相尊重的美德,更能显示出一个作家或学者的气度和宽广胸怀。